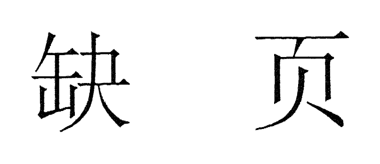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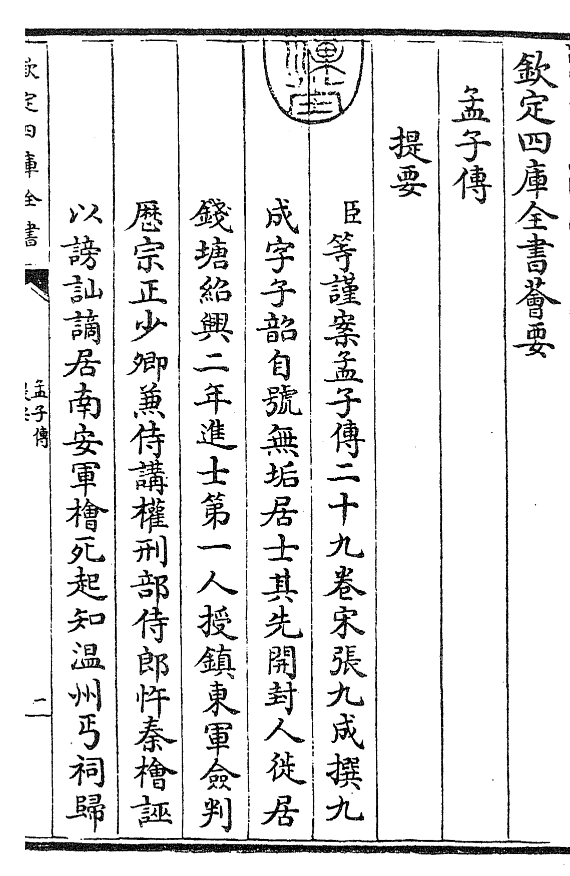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一 二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孟子傳

提要

臣等謹案孟子傳二十九卷宋張九成撰九成字子韶自號無垢居士其先開封人徙居錢塘紹興二年進士第一人授鎮東軍僉判歷宗正少卿兼侍講權刑部侍郎忤秦檜誣以謗訕謫居南安軍檜死起知溫州丐祠歸

卒贈太師崇國公諡文忠事迹具宋史本傳文獻通考載九成孟子解十四卷宋史藝文志則作孟子傳三十六卷朱彛尊經義考從通考卷數著録而注云未見此本從南宋舊槧影抄實作孟子傳不作孟子解又盡心篇已佚而告子篇以上已二十九卷計其全書當有三十六卷與宋志相符蓋通考傳寫誤也九成之學出於楊時然喜與僧遊故不免

禖於釋氏所作心傳日新二録大抵以禪機
詁儒理故朱子作禖學辨頗議其非惟註是
書則以當時馮休作删孟子李覯作常語司
馬光作疑孟晁説之作詆孟鄭厚叔作藝圃
折衷皆以排斥孟子為事故特發明義利經
權之辨著孟子尊王賤霸有大功撥亂反正
有大用每一章為解一篇主於闡揚宏旨不
主於箋詁文句是以曲折縱横全如論體又

辨治法者多辨心法者少故其言亦切近事理無由旁渉於空寂在九成諸著作中此為最醇至於草芥寇讐之説謂人君當知此理而人臣不可有此心觀其辨孟子之説謂瞭與眊乃邪正之分不徒論明暗又必有孟子之學識而後能分其邪正尤能得文外微旨王若虛滹南老人集有孟子辨惑一卷其自述有曰孟子之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人

於善地而已司馬君實著所疑十餘篇蓋淺近不足道也蘇氏解論語與孟子辨者八其論差勝及細味之亦皆失其本旨張九成最號深知者而復不能盡如論行仁政而王王者之不作曲為䕶諱不敢正言而猥曰王者王道也此猶是鄭厚叔輩之所見至於對齊宣湯武之問辨任人食色之惑皆置而不能措口云云蓋於諸家註中獨許九成而尚有

所未盡慊不知行仁政而王之類文義分明九成非不能解特以孟子之意欲拯當日之戰争九成之解則欲防後世之僭亂雖郢書燕說於世道不為無益至於湯武放伐任人食色闕其所疑正足見立説之不苟是固不足為九成病也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千九百八十二 經部

孟子傳卷一

宋 張九成 撰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

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嘗思習俗之移人也甚矣哉自堯舜三代以來上自朝廷君相下及於比閭族黨無非以仁義為言而談利之說寂然故當帝堯之時洪水之患亦大矣堯止付之一官而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則命契敬敷五教

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命夔闕

牛桃林之野以示其不得已

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不敢少怠焉豈聞以

利爲言乎哉帝王之道所以能用闕者以仁

義爲主也自大雅降而爲國風王者之迹熄至於春

秋取郜大鼎以璧假田利門一開仁義亡矣齊桓晉

文糾合諸侯尊奬王室夫豈不躄而管仲舅犯先軫其心皆本於利特借仁義以為名如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是所以勤王者意在於求諸侯也又曰伐原示之信大蒐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且曰一戰而霸文之功也是其所以大蒐伐原者意在於霸也誠意安在哉此風既扇時君世主波蕩從之君臣之間無復以仁義為言而權譎詭詐公言之而不恥良可鄙也故或以曾西比子路則蹙然而不敢當以比管仲

則艴然而不悦而董仲舒發之曰仁人者正其義不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偉哉斯言也風流至於孟
子頽弊滋甚雖求如五霸假仁義亦不復見商鞅方
以利為説取重於秦孫臏方以利為説取重於齊蘇
秦張儀方以利為説取重於六國為人君者非利則
不聞為人臣者非利則不談朝縱暮横左計右數以
進取為策以殺戮為效韓魏割地齊楚敗績燒夷陵
取鄢郢前日虜公子申後日虜公子卬坑長平四十

萬斬伊闕二十四萬朝廷之上鄉閭之間往來游説之士無不以此藉口嘵嘵唧唧喧宇宙而瀆乾坤者無非利而已矣是以攘奪成風兵戈連歲天下之人欲息肩而不得孟子深見天下之心思脱攘奪兵戈之苦而復見聖王之治乃舉帝王之心即仁義之説以游齊梁之間使其説一行天下無事矣二帝三王之道可興於旦暮而禽獸之心魚肉之苦可轉而入君子之塗太平之地惜乎習俗深入未易磨濯而衆

楚人之咻未易力行也竊以太史公孟子傳并趙岐之說考之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令曰見梁惠王者是不得志于齊至梁而見惠王也及以司馬公年譜攷之孟子見惠王時周顯王三十六年秦惠文王二年梁惠王三十四年齊威王四十三年是時宣王猶未即位也而孟子之書敘見梁惠王於前而齊宣王之問乃居其後疑傳之失而年譜爲可信也夫孟子足跡方接於梁惠王未及一話一言首以

利吾國爲問自後世觀之豈不鄙陋而惠王安意恬然不以爲恥余以是知習俗之成君臣上下不以此言爲恥也孟子直指其利心而格去之曰王何必曰利使其平昔措心積慮邪欲顚倒處一切破散乃徑示之曰亦有仁義而已矣其幾豈不敏哉然惠王平時之念慮者朝廷之獻替者利游談過客之所以恐喝押闔者利是惠王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鉤索家庭之所宴語臣下之所講究者無非利而已矣孰

爲利若曰彼地可取彼兵可殺吾之所以固其圉而彼不得安者此術也彼之所以爲此謀而吾不可不報者此術也其意大抵欲覆人之宗社而大我之國家欲殺人之生齒而壯吾之兵勢此商君所以取重於秦孫臏所以取重於齊而蘇秦張儀所以車馳轂擊頤指氣使横騖於諸侯之上也今曰何必曰利則耳目思慮與夫家庭臣下之說商君孫臏蘇秦張儀之說一切無用矣顧惠王利心既深而輔之者又衆

爲之說者又多則一語之下雖足以格其利心於俄頃之間而念慮獻替與夫恐喝捭闔之所以賊其心者恐未易掃除也孟子於是力排而深救之曰王曰何以利吾國此論一唱則大夫效之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效之必曰何以利吾身上下唯利是趨而不聞仁義利門一開禍其可勝言哉利吾國之說不已必至於弒萬乘之國如夷羿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利吾家之說不已必至於弒千乘之君如齊崔子猶

未足以逞其欲也利吾身之說不已必至於如陳勝奮臂一呼以滅秦宗社猶未足以逞其欲也嗚呼千乘之家取足於萬乘之國百乘之家取足於千乘之國亦不為不多矣何苦至於弒君而犯天下之大惡名哉苟為後義而先利不篡奪則其心無從饜足此理之自然也嗚呼利心如此其酷凡為人君者豈忍聞此而自賊其身為人臣子者豈忍談此而使其君受篡弒之辱哉如此則凡以利為言者皆不忠之臣

而意在於篡奪者也使此說行則商君孫臏蘇秦張儀之說一皆磨滅而天下庶幾脱攘奪兵戈之苦而有安居樂業之期矣利路既扼妄念邪說一已掃除孟子又恐惠王失其憑依憔悴無聊而不知其所歸也然後示其所入之路其路安在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是也夫利心既生雖世子至於弑其君如楚商人者如蔡般者遺親後君乃至於此若利心不見仁心自生仁心之中事親而已矣義

心自生義心之中事君而已矣天下相率而爲仁義則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鈎索家庭之所宴語臣下之所講究者一以仁義爲言藹然肅然如四時之造化如天地之覆育二帝三王之道可見於旦暮禽獸之心魚肉之苦可轉而入君子之途太平之路矣孟子言此未終不知其開陳之際惠王何所警發乃不俟其語終遽然歎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觀此一語昔也惠王在顛倒之塗今也惠王在坦平之路

昔也惠王在矛戟干戈之地今也惠王在春風和氣之中惜乎道不勝欲不能終孟子之意而使當日警發之機不得少施此仁人君子所以爲之歎息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余讀孟子見其對梁惠王以何必曰利之言何其嚴也及其對齊宣以今之樂好貨好色好勇之問與夫對惠王以鴻鴈麋鹿之問又何其寬也且今之樂非利乎好貨非利乎好色好勇非利乎臺池鳥獸非利乎是何抑其爲利之問而開其好利之實也曰此孟

子之所以爲大人也夫以利爲言者是不恤天下而專利於一已也是不恤鄰國而專利於一國也是不恤人民而專利於一時也當時所謂利者蓋出於此此孟子所以深闢之且夫今之樂與夫好色好貨好勇池臺鳥獸常人之所同樂也使其好樂與百姓同之好貨好色好勇好臺池鳥獸與百姓同之有何不可是豈專於一已專於一國專於一時也哉亦豈得與當時之所謂言利者同乎深明此理然後可以讀

孟子之書夫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此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下也矢魚于棠築臺于郎築臺于薛此春秋之所書以爲警戒也今惠王不畏先王不顧禮法而顧鴻鴈麋鹿謂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使後世自好之士當此時也必將舉商紂故事春秋聖筆以塞其源今乃對之曰賢者而後樂此以是知孟子之所以爲大人蓋與人同而後世之士其衛道太嚴而使人無爲善之路也夫當其顧鴻鴈麋

鹿謂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其顧處與樂處即文王靈臺也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者指其顧處與樂處言之非謂鴻鴈麋鹿而已矣惠王用之而不知其所自來止墮於鴻鴈麋鹿中而已惟賢者知其所自來故與百姓鳥獸同樂其樂焉不賢者徒知以鴻鴈麋鹿為樂而不知與百姓鳥獸同其樂此所以為桀為紂為春秋之所書也文王得百姓之所自來以此樂而動百姓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夫何以使民樂事勸功如此哉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百姓之樂故民樂之如此也以此樂而動鳥獸則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於牣魚躍夫何以使鳥獸蟲魚優游怡愉如此哉則以文王以其所以樂者動鳥獸蟲魚之樂故動物樂之如此也余涵泳至此乃信夫奏簫韶而鳳凰來舞干羽而有苗格傳說應高宗之夢金滕啟成王之占皆不足怪也惟桀止知物之爲樂而不知吾之所以爲樂者與夫百

姓蟲魚之所以爲樂者此所以民欲與之偕亡也豈非文王自百姓蟲魚樂中行而桀乃由百姓蟲魚憂中往此其所以生禍也歟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豈不以文王百姓與夫蟲魚之精神鼓舞盡在於此地乎惟人萬物之靈是萬物亦有靈而人爲之最亶聰明作元后是人者萬物之靈而元后又爲人之最同此一靈則以我此靈以及人人其有不樂乎以我此靈以及物物其有不樂乎何則同此一靈故

也由是推之則暴殄天物暴虐烝民豈特不知人物之靈而紂之所以爲靈亦已淪胥矣可勝惜哉然則何謂靈第熟味顧處與樂及思所謂樂此者指何事而言然後識孟子之幾而知文王之所以動百姓昆蟲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

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塡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

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余嘗讀易至咸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嗚呼咸感也

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咸之為用如此而其要惟在於以虛受人而其卦之象乃山上有澤夫山上有澤以虛受人之象也天下之患莫大於自滿其心而天下之善莫大於自虛其心自滿則善言不入自虛則過惡不留梁武飯蔬持戒纍然枯槁以此自滿而謂古人不及覼其答賀琛書曰若指朝廷我無此事又有變一瓜為數種治一菜為數十味之語其愎如此善言安可入乎此其所以敗

也天下之可諱者莫如桀紂而漢高祖使蕭何下獄乃曰我不過爲桀紂主及問周昌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桀紂主也高祖乃大笑夫惟梁武自聖故終有侯景之禍高祖不自欺此所以五年而成帝業而好謀能聽從善納諫後世鮮儷者以得虛受之象也

孟子以此道而遊齊梁之間梁惠在位五十二年考孟子所見之時在位尚有十八年然令孟子與梁王語止一二段而與齊宣王酬酢應對幾於半部何孟

子拳拳事宣王而不屑意於梁惠也觀此所問乃知孟子所以不留者以惠王自滿無感人之道也何以言之觀其言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說者曰焉耳者懇切之辭可謂當矣論其所得盡心者不過移粟河內移民河東而已夫天生民而立之君豈止於移粟而已哉此特濟急之一術耳亦何足置之齒牙且以謂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是其所謂恤民者至此極矣嗚呼此尚可與言乎若夫宣王

則不然好今之樂好貨好色好勇皆天下之鄙論而宣王罄盡底藴發露陳述而言我之病在此此亦幾於高祖之豁達矣此孟子所以眷眷而不去也然則士君子之出處其可不以孟子為準乎余竊考惠王乃以移粟末事為恤民之大想見其平時視民如草芥故自以此一事為過當也五十步之論其至矣乎然其論曰寡人之民不加多此意亦可尚矣不知其所謂多者欲民之歸往耶抑亦民多則戰士多耶使

其意如後之説則在所不荅使其意欲民之歸往此豈可不盡告之乎孟子不肯以吾君爲不能而責難於君者也挽而進之於王道亦可謂善引其君矣又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是惠王嘗無故役民而違農田之時矣又曰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是惠王嘗竭澤而漁而用密網以取魚矣又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是惠王嘗非時營築以暴殄天物矣儻農時不違數罟不入斧斤以時則穀食

魚鱉材木既足以養生又足以送死養生送死皆得其所民心為如何哉此王道之始也然而王道不止於此其上又有事焉行王道而至於養老則忠厚之風成而行葦之詩作矣何謂養老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非帛不暖如年五十者無憂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非肉不飽如年七十者無憂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數口之家仰事俯育無憂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則老者如吾父長者如吾兄而頒

白者於道路無負戴之憂矣行王道而使老者皆安有衣有肉有食有代其勞者則雍穆之風和平之狀可知也余嘗求王道而不知所向讀至此乃知所謂王道者其忠厚和樂乃至於此也使一國如此行則鄰國聞之老者長者少者貧乏者苦征役者皆悅而願歸之矣又何患民之不多哉孟子此對可謂舉綱提綱挈裘振領矣奈何惠王習氣不除邪說猶在私意方熾而不能行此道也悲夫孟子既以王道引之

矣乃即當時之弊政而告之曰今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是惠王有苑囿之好也野有餓莩而不知發是惠王靳於賑濟也且夫歲之所以凶以和氣不生也和氣所以不生者以吾心術不得其道而政令有拂於民也此豈非惠王之過乎令民至於餓死乃歸咎於凶歲知本者固如是乎儻使惠王知歲之所以凶者由吾心術之不正政令之不臧而舉孟子之說次第而行之真所謂民歸之如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

之者也然終不聞惠王行之此吾所以痛斯文之不興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惠王立二年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齊敗我於觀五年爲秦所敗六年伐宋九年敗韓於澮與秦戰秦敗我於少梁虜公孫痤十年伐趙十六年侵宋十七年與秦戰於元里秦取我少梁圍趙邯鄲十八年拔之其好戰如此視民爲何等草芥哉夫聖王之學自致知格物以至爲天下國家其本在於民而已矣夫人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豈可不保護愛惜而戕賊殘毀之如此哉孟子深痛斯民

之不幸不死於兵則死於政乃因惠王有承教之願所以極力言弊政之害民也然世之人莫不知梃與刃之能殺人矣而不知政之能殺人也孟子學自聖門直而不倨曲而不詘其言宛轉回旋使聽者忘疲而得者心醉也今直告人以政能殺人彼必泯默而不聽儻告之以持梃與刃殺人則必目驚神沮以其言之不妄也孟子之學緣人之情次第而入故始告以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其事明白無可疑者故

王荅之曰無以異也又告之曰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惠王知其有自來也故荅之曰無以異也孟子又恐惠王之心終不悟政之所以殺人者爲何事故縷數悉陳而告之曰庖有肥肉是不知民之飢矣又曰廐有肥馬是不知民之飢反不如馬之飽矣王之廪馬之粟自何而來乎民竭力以事上上之廪固所當有也奪民之食以供馬之粟是率獸而食人也人惟萬物之靈今愛馬而賤人馬則肥矣民乃有飢色野乃

有餓莩獨何歟自二帝三王以來所以傳子孫命賢哲者爲民不爲馬也守郡者民非馬也供賦役者民非馬也興教化美風俗者民非馬也至愚而神至弱而强者民非馬也今乃愛馬而賤民豈不痛乎夫元后作民父母非爲馬父母也今乃以馬故奪民之食以食之是率獸而食人也馬與獸不相遠也彼其相食人尚惡其相殘况其越理犯分至於奪人之食乎以此觀之則梁王之馬非一馬也其與衛懿公好鶴

等乎不然梁王弊政亦多矣孟子何爲以此爲言乎夫作俑以象人孔子猶以爲無後象人之形以葬埋且不可況以生人付之飢餓之地使濱於死而奪其食以給馬乎嗚呼孟子此論豈特爲馬而已哉其意以惠王好戰平昔不以民爲事故因事而諫推明民之不可不愛而以象人之説爲警使惠王反思之曰奪民食而食馬孟子猶以爲不可況吾以生人付之必死之地以謀土地乎其區區所以爲當時之計者

未嘗不切至也觀其言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爲之强戰是輔桀也所謂志於仁者愛民而已矣使孟子之說行豈特一國之民安天下之民舉安夫何故以其視民猶子知其爲天地之德隂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而不可忽也吾儕將有爲

於斯世非事君以愛民奚以學爲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

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讀書者不當徇其文當觀其時與夫利害可否問對之當與未當深求而力攷之乃可以見古人之用心不如是則其學不深亦不足以御天下之變余攷惠王此問而孟子乃如此而荅之在乎當時以爲迂濶而不切事情也夫孟子親受道於子思子思受道於曾子曾子受道於夫子顧曾子一派其源甚正蓋有

本之學也豈徒竊三代之虛名而不適於當世之用
哉然而以時攷之孟子之荅果能雪惠王之恥而撻
秦楚之堅甲利兵乎真可疑也夫以疑之深故思之
切思之切故能少識孟子之用心請試論之夫惠王
之問東敗於齊長子死焉即惠王三十年齊威王命
田忌爲將用孫臏之謀殺龐涓於馬陵而虜太子申
是也又曰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即三十一年秦用商
鞅之謀誘公子卬而虜之惠王徙都於大梁是也又

曰南辱於楚孜之末見是時秦惠文王正用張儀之謀以敗從約齊宣王正尊稷下先生以謀强國楚又大國吞五湖三江之利據方城漢水之險而有陳軫爲之謀畫爲惠王當日之計者當有奇謀祕策以制三國之命而雪平昔之恥審如孟子之言不問三國之謀計不顧三國之兵甲不論强兵而曰省刑罰不論富國而曰薄稅斂不講戰鬬而曰深耕易耨壯者修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吾恐三

國聞之無不竊笑而智如張儀謀如稷下大如楚國

當以重兵臨城長戟指闕談笑而取之而惠王宗廟

社稷正恐不可保何暇制梃以撻他人乎夫宋襄公

不鼓不成列卒為楚之所敗陳餘不用詐謀奇計卒

為韓信所擒以兵革相臨稍失其幾且受其禍顧如

孟子之論是何異於舞干戚以解平城之圍讀孝經

以郤至劇之盜乎自後世觀之張儀在秦稷下在齊

楚國在南惠王於是時乃欲制三國之命雪平昔之

恥宜對之曰梁東有淮潁西有長城南有鴻溝之險北有河外之阻車千乘馬萬匹而為三國之所制臣竊爲大王恥之爲大王計莫若親秦而間楚遣一介之使西入於秦曰敝國竊慕大王之高義願爲王擁篲驅塵以効奴隸之役令天下強國三而楚最爲大有三江五湖之利有方城漢水之險大王欲天下皆在頤指氣使之列莫若先取其大者大者亡則小者不勞鞭箠而下矣爲大王計莫若先伐楚一兵出函

谷徑陳蔡而抗其衝一兵出武關道漢水以搏其亢敝國欲掃境内之衆以助大王之威秦王必從之是我借兵於秦而刷恥於楚楚不亡則斃秦兵亦已疲矣乃又說秦曰秦據百二之險處四塞之國天下莫強焉而齊楚乃與秦抗大王聽敝國之計楚已在掌握中矣不足慮也山東之國惟齊爲大大王出兵伐楚齊既不能遣一介以自効又不能發奇兵以斷後而深閉固守坐觀成敗爲今之計不若乘伐楚之威

仗已勝之勢東指齊地齊將拱手以聽秦之所為矣秦虎狼也其心無厭既得楚必伐齊夫兩虎相搏勢不俱全大者傷小者亡吾乘其獘而制其後秦勝則齊之恥固已雪矣如其不勝秦齊兩獘吾舉境內一舉而盡取之是三國之恥一朝而盡雪而三國之地吾皆得其利矣審如此謀豈徒惠王以為然而後世觀孟子者亦知儒者之學為有用矣今不知出此而以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修孝悌忠信入事父兄

出事長上爲言豈孟子親傳聖人之道反不若後世之士耶然則其言如此何耶余攷春秋以來王綱解紐諸侯放恣禮樂征伐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其後不自諸侯而自大夫又其後不自大夫出而自陪臣流離至於孟子則已極矣夫一言之不中一拜之不酬而兩國交兵暴骨以逞生民塗炭爲血爲肉者不知其幾百載矣當世之君自有識以至老死止知戰鬭之爲高不知其他也當世之士自結髮以至搢紳

上知進取之為長不知其他也先王之風邈不復見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顧其本心豈不願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鄉閭族黨之聯親戚朋友之愛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祭祀賓客宴樂親睦相友相助相扶持以遂其有生之樂哉顧以兵革相尋父子兄弟夫婦不得相保而鄉閭族黨親戚朋友不得相收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祭祀賓客宴樂親睦又生平未嘗知識也天下之心無不在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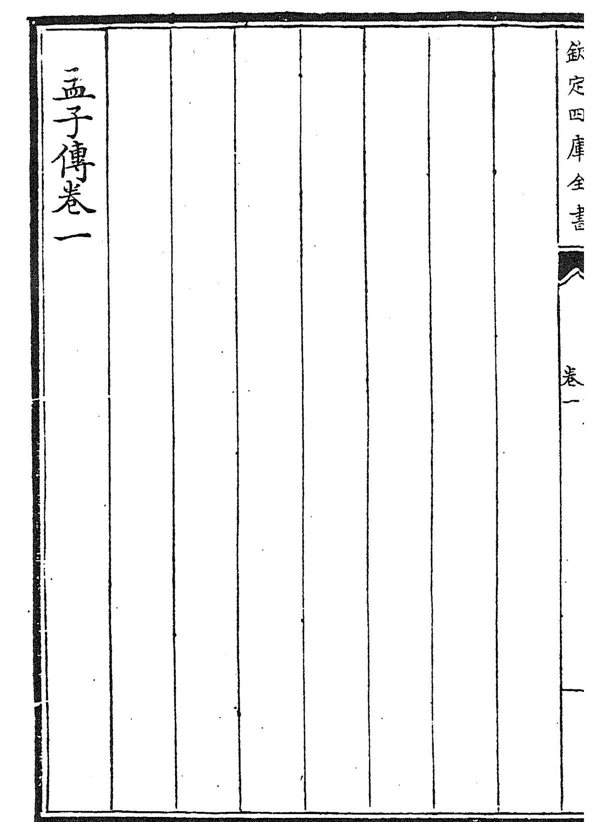
惟孟子識之而蘇張稷下諸人方在鬼蜮中行又豈知此理也哉夫天下之心在此有能舉此心以示之則一日而千古一息而千里相傳相告誰不樂爲其民哉夫以兵革之故則視人如草芥今省刑罰民得保其首領矣豈不樂乎以兵革之故則厚斂刻骨今薄稅斂民得寬其供輸矣豈不樂乎以兵革之故則田萊多荒今深耕易耨則千倉萬箱可爲農夫之慶矣豈不樂乎以兵革之故父子不相見兄弟離散智

術相欺詭詐相勝今修其孝弟忠信則父子相愛兄弟相憐誠心實德博愛交孚矣豈不樂乎且列國皆以兵革爲事而蕞爾梁國乃能舉天下之心行之於一國其風聲所傳氣俗所尚莫不尊之如天帝愛之若父母雖使蘇秦之謀稷下之辯其間吾於頹垣壞塹中獨舉先王之道而行之使其如禽獸也則在所不論如其爲人豈得不惻然懷感肅然起敬乎借使有不肖之心逞其姦謀縱其詭辯以兵來臨其民之

心固已服吾之德化慕吾之仁政矣吾使能言之士論其國主之虐而吾王之仁論其國政之暴而吾王之善烏知其不投戈息馬以願爲吾民乎儻皆不然視吾有德在民之心思吾有政在民之耳目彼將保其父子兄弟衛其親戚朋友愛其家室土田而不忘吾之撫育愛護必將內竭其心外盡其力三軍同心衆士齊力視彼如賊視我如父有進無退有死無生此仁義之兵非節制之末也秦楚雖大吾何畏焉故

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夫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也行孟子之說方將正天下之罪詎畏人之攻乎行之既久東指齊則齊潰西指秦則秦服南指楚則楚崩號令指麾一出於我周家已衰則已如其未衰吾豈止於舉齊桓故事帥諸侯以正王室哉固將禀天子之命令以制服諸侯朝覲會同以歸事天子以復文武成康之業豈不大哉惜乎惠王無知不能信其說也故余極推當時之意而深明

孟子之心以告吾黨之士云


孟子傳卷一

孟子傳卷二

宋　張九成　撰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夫

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襄王之爲人平易簡夷故其心所存亦仁愛寬大不似戰國之君也夫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所畏想見其平易簡夷無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乃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蓋其心之所存憫天下四分五裂日相吞併非一日矣故一見之頃不待

款曲卒然而問及於天下也當時君臣日以談利爲事惟計一國一已一時而已矣曷嘗以天下爲心今乃有天下惡乎定之說何其廣大仁愛也孟子對之以定於一以謂天下之定止在秉本執要之君也又問曰孰能一之其意以謂孰能秉本執要乎孟子對之以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以謂秉本執要之道止在不嗜殺人而已又問曰孰能與之以謂誰能與不嗜殺人之君乎顧此一語想見當時以殺人相高如秦

有商君齊有孫臏蘇秦張儀又以口舌鼓兵革於其間意以為天下之所與者與能殺人者也此乃當時戰國君臣思慮朝廷獻替與夫游談過客之所以恐喝諸侯者皆以殺人為高耳惟孟子揆之天理驗之人情攷之二帝三王之道灼知不嗜殺人者天下莫不與也況自春秋以來戰伐相尋至於孟子時極矣朝被兵以臨城其殺人不知其幾何也暮出兵以報復其殺人又不知其幾何也獨人之父孤人之子兄

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屍首異處暴骨如山流血成河寃聲殺氣遍滿乾坤天下之民思得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亦已久矣彼商鞅孫臏蘇張數人與夫當時戰國之臣方磨牙揺毒血視天下之人以此為進身計而人主亦甘其說以殺人為功業惟孟子深知天理人情與夫二帝三王之道當時天下之心厭聽金鼓之聲思聞管絃之奏惡見旌

旗之色思觀俎豆之陳不願兵戈相尋也惟思講信修睦之樂耳不願父子兄弟相別也惟思骨肉宗支之相保耳故力爲當時陳不殺人之說且曰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此當時人君嗜殺人之象也又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此言不殺人者如雲雨之降而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乃所謂浡然而興之象也夫高祖

入秦不戮一人而約法三章民心悅之故卒有天下項籍殺人如麻竟何成哉唐高祖入關不戮一人止誅高德儒耳民心悅之故卒有天下朱粲輩食人如犬彘竟何爲哉五代之際互相屠戮其傳不過一再而已我藝祖皇帝仁心如天未嘗戮一無辜故天下歸心而削平僭亂六合一家則孟子所謂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與夫民歸之猶水之就下豈虛言哉余竊謂士大夫之學當爲有用

之學必祖聖王而宗顏孟帝王之學何學也以民爲心也夫自致知格物以至平天下家國曷嘗不以民爲心哉茍學之不精不先於致知使天下之物足以亂吾之知則理不窮理不窮則物不格物不格則知不至意不誠心不正身不修出而爲天下國家則爲商鞅蘇張之徒以血肉視人而天下不得安其生矣然則非帝王之道顏孟之説學者安可留心如商君之學蘇張之學稷下之學皆先王以為左道不待教

而誅者也孟子深闢楊墨豈非出於此歟至於纂組爲工駢儷爲巧以要富貴而取名聲而曰此吾之學也嗚呼其亦何用乎余以謂士大夫之學當爲有用之學必祖聖王而宗顏孟者以此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

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

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

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詩

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及禽獸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

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

可以敵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惽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産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

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有聖王之學有霸者之學聖王之學其本爲天下國家故其說以民爲主霸者之學其本在於便一已而已矣故其說以利爲主以利爲主其弊之極豈復知有民哉飢餓凍殍一切不卹惟吾便而已矣故民糟糠不厭而吾則茹粱齧肥民短褐不完而吾則裘狐

被翠民田廬不保而吾則高堂大厦以至肆并吞之志則雖墟人宗廟覆人社稷不卹也快忿怒之心則雖暴骨成山流血成河不卹也言利不已至秦而極伊闕之戰塹十四萬人長平之戰塹四十萬人利極禍生項籍入關又坑二十萬人火秦宫室至三月不滅嗚呼禍至此而極矣其本乃齊桓晉文首創利端利門一開薫天爍石波蕩焚灼不至秦項之酷不已也嗚呼痛哉孔子之門深見其病必至於此故三尺

之童羞談霸道往往其視霸者之學如蜂蠆之毒如鴆鳥之藥其肯講論道說哉然以孟子之智辨割烹之非論癰疽之說正武成之書解雲漢之詩其博學多聞高識遠見顧何書不讀何事不知其於齊桓晉文之事想講之甚精論之甚熟籤其失而知其謀亦已久矣今對齊王乃曰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何哉夫桓文之心主於爲利戰國之君雖不知其事而其心法固已人人傳之矣孟子視之正如蛆蠅糞穢

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汙簡編顧肯爲人講說乎或曰桓文糾合諸侯尊大周室孔子稱其仁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曰天王狩於河陽其予桓文亦至矣何爲孟子惡之如此哉蓋桓文之得以假仁義而其弊處以利爲主也以利爲主至孟子而大熾至始皇則極矣不塞其源不絕其本非聖王之心也既阨齊王爲利之心而開其爲民之路乃以聖王之學一洗其陋焉此孟子之本意也其曰無以則王乎是也孰爲

王乎保民則王矣故予以謂聖王之學其本爲天下國家故其說以民爲主者此也夫霸者之學其本在於便一已故其說以利爲主以利爲主而使民糟糠不厭短褐不全田廬不保以至墟人宗廟覆人社稷暴骨成山流血成河此鬼魅道中事也以民爲主必欲使天下之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而後已予嘗求王道而不知其端今讀孟子乃知所

謂王道者必保民使如前數者乃所謂王道也嗚呼王道豈不大乎夫當世諸侯以利爲事耳目觀聽心思鉤索家庭宴語臣下講究無非利而已矣安有一念與王道相合者乎然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秉彝之性人所固有謂當時諸侯不行王道則可而一槩以謂無王道豈不厚誣天下以謂無秉彝之性乎孟子之遊齊梁正當顯王之時其去赧王時不一二十年王室衰替不可救也當時惟秦

楚齊爲大國而韓趙燕魏宋魯皆小國爾土地不廣人材不多而其君又皆尋常之流無英偉秀傑之氣可以興王道於旦暮者秦楚僭號稱王皆攘竊之類使其得志無復人道矣惟齊乃太公舊壤而宣王乃帝舜遺裔又恢廓質魯適在威王之後有綱紀英傑之風故孟子不入秦楚而盤薄於宣王者蓋有以也夫孟子黙觀天下諸侯有可以行道者非一日也聞宣王有易牛之心此聖王之心也顧宣王未知之耳

此所以因有保民而王之說而宣王有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之問乃舉易牛之事以問之因以大其不忍之心王道至此而大明焉夫不忍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此心即聖王之心也聖王以此心及民故不忍民之飢凍不得其所而為之五畝之宅百畝之田謹庠序之教使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而皆不飢不寒不轉屍於溝壑此之謂聖王也今齊王不忍與聖王同然齊王不忍施之於一牛而聖王不

恐施之於百姓此孟子所以指其不忍之心而挽之進於王道焉夫王道亦大矣乃止在不忍處儻非異類誰無不忍之心乎是王道人人所固有矣非孟子指出其誰知王道之要止在不忍耶則孟子有功於名教也大矣然孟子之開陳有造化之功學者不可不細考也其曰百姓皆以王爲愛也夫既許齊王不忍爲聖王之心以開其爲善之路又言百姓皆以王爲愛以箴其於百姓無慈惠之實豈不以齊王平昔

關門之征市廛之賦租斂之入靡不苛刻而凶年飢歲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而無賑施之政乎百姓習知王之吝嗇也故以羊易牛皆以為愛愛非仁愛之愛乃愛惜之愛謂吝嗇也使民不信王如此豈平時無恩以及之乎故見今日之恩及禽獸反以為以小易大也然孟子既箴其失又進其志故曰臣固知王之不忍也齊王聞此乃不加怒曰然誠有百姓者謂百姓誠有此言也又曰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

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其辭平易曲折亦可以見齊王度量寬大有容矣此孟子所以喜之也且又解之曰王無怪於百姓之以王爲吝嗇也以羊之小易牛之大彼又烏知王之本心哉若以爲王痛牛之無罪而就死地不知羊有何罪而不䘏乎是羊亦可痛也論其無罪而可痛則牛羊一等也又何擇焉孟子恐齊王以爲百姓不知其心遂有慍懟之意故痛爲剖析則孟子之諳練物態備

歷人情亦已深矣而開陳明白使人心地洞曉豈非學力哉王聞牛羊何擇之語乃自知痛牛之無罪而不卹羊之可矜也乃笑曰是誠何心哉然論我本心非愛其財也既以羊易牛以小易大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孟子又恐齊王忘其不忍之路又擴大之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術路也以不忍牛之觳觫是乃仁發見之路也方見牛而未見羊故仁發於牛夫何故以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齊王

以孟子深知其心乃大說而舉詩爲之證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然齊王當時行不忍之心而不識其幾因孟子指之爲聖賢之心乃識此心之著見處一指之力可謂大矣何以知其爲識不忍之心也其曰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夫孟子之言不忍而齊王體之乃知不忍之爲戚戚其深得聖王之心也明矣乃能指此心以問孟子曰所以合於王者何也孟子知其

幾已發不可遏也故急挽之使加於百姓焉加於百姓王道成矣其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是也王既不然以爲否矣乃急轉其幾去其好利之心而又使之進於王道焉其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是也雖識夫不忍爲王者之心

然其間又在乎能用之者能識而不能用與不識同識而能用乃如乾坤之運六子造化之役四時陶冶一世埏埴萬生帝王之功所以爲巍巍也孟子論用之說此二帝三王之所以治天下也學而不至於用奚以學爲哉齊王能識於俄頃而未能用於天下孟子所以極論用之爲大而余因此知聖王之學全在此也齊王猶未達夫用之之說故孟子有太山折枝之喻而極力論用之所以爲王道者其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是也
又引詩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說爲證
且終斷之曰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夫用之之要以
老吾老之心用以及天下之老者以幼吾幼之心用
以及天下之幼者以吾不忍一牛之心用以及天下
之民飢凍而不得其所者一用之力其大如此知所
謂用則天下可運於掌握之間不知所謂用則恩足
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矣夫思齊之詩言文王

雝雝肅肅德著於宗廟之間知所以用之故用於妻子用於兄弟用於家邦其用也不勞精神不關思慮不移跬步舉此肅雝之德加之於妻子兄弟家邦而已今齊王能舉此不忍一牛之心以加於百姓亦不勞精神不關思慮不移跬步而王道行矣孟子恐齊王之未固也又提警之曰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用即推也用以言其大推以言其微

學者又不可不攷也用則有往來闔闢之意推則有
究轉曲折之意今王能不忍於一牛不能不忍於百
姓者必其心有物礙之故有此心而不能用於百姓
也權稱輕重度較長短物有輕重長短皆當以權度
稱較之況不忍之心輕於百姓重於一牛短於百姓
長於一牛可不自以此心權度而稱較之乎彼其所
以於百姓薄於一牛厚者此心必有所以也豈以未
推恩於百姓者以欲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未

暇卹百姓乎王亦自知所以未推恩於百姓非欲興甲兵危士臣結怨於諸侯之謂也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是知其未能推恩於百姓者以大欲爲病也孟子固知其大欲在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久矣何以知其如此也觀其問桓文之事其意專主於利欲學桓文糾合諸侯以聽其號令耳惟其心在此故其志專在一已而不知以天下國家爲心不知以天下國家爲心則不以民爲意故寧恩及於禽獸而

不肯及於百姓也然孟子不直問其所欲在此乃以肥甘不足於口輕煖不足於體采色不足視於目聲音不足聽於耳便嬖不足使令於前爲問何耶蓋歷數耳目數事人之大欲不過如是而乃於此數事之外不循於理求所難致欲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非兵革不可用兵革則必獨人之父孤人之子使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尸首異處豈有爲民父母而所好如此乎夫用甲兵而土地果闢秦楚

果朝果可以莅中國而撫四夷猶之可也況土地未易闢秦楚未易朝中國未易莅四夷未易撫乎以如此所為求如此所欲是猶緣木求魚以鄒敵楚也然而豈終無策乎第未知其本耳其本止在前所謂保民是也夫推不忍之心於百姓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則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天下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天下商賈皆欲藏於王

之市天下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則雖無意於闢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而此數事自然至矣齊王既知大欲爲病而未知其所歸趨也故聞孟子之言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觀齊王此意亦切矣孟子安得不盡告之乎蓋士大夫之學必欲有用而所謂用者用於天下國家也天下國家以民爲主耳使民父子相保兄弟相扶

夫婦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則吾之學乃無負於聖王而所謂聖王之道正在此也孟子之學學王道也王道者何以民爲主也故孟子力爲宣王言所以爲王之道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嗚呼宣王平昔觀聽鈎索宴語講究曾聞此言乎大槩

皆欲闢土地充府庫論縱横議戰鬬而已曷嘗有一語及民耶今孟子乃論士民之心不同而喻民之所以有恒心者在於恒産惟有恒産則仰事父母俯育妻子樂歳皆飽足凶年免於死亡驅而之善如水之就下也其誰不樂今也奪民之産使仰事俯育樂歳凶年一皆失所欲使趨禮義成王道也難矣何謂王道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而無憂矣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則七十者可以食肉而無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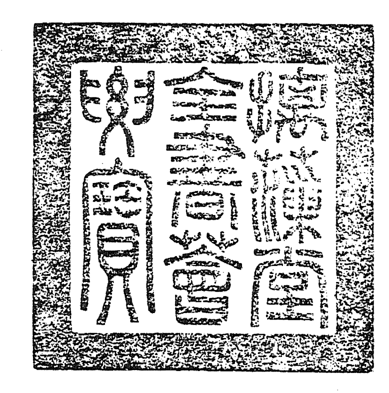
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而無憂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無負戴之憂矣夫使老者有衣有肉有代勞者而黎民不飢不寒所謂王道豈在虛空高遠處乎即此所謂王道也余嘗求王道而不得竊取三百篇而讀之見夫周家之民其熙恬宴樂如此乃知王道之實亦在民安其生而已矣孟子保民而王一語可謂盡所謂王道之說矣請即詩以明之夫周家君民何其如此相愛

也民之於君也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民愛君如此君之於民也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君愛民如此以天子之尊乃與后世子出入阡陌之間親以酒食勸勞慰勉耘耔播種之勤而田畯之官又以飲食勞來左右之至親爲嘗其旨否其殷勤惻怛之意有足以感動人者其詩曰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是也又爲之言其家人婦子載酒食以慰勞其勤勞之意其詩曰或來

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是也又言其室家劬勞之語曰前雖勞他日歲成刈穫收斂廩藏囷積飲酒食肉以盡終歲之樂其詩曰穫之秷秷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是也又爲之言陽氣方亨淑鳥應候宜執桑器以圖蚕事其詩曰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是也又爲之言陰氣已應鵙鳥已鳴宜務組績以爲衣裳之用其詩曰七月

嗚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揚爲公子裳是也嗚呼所謂王道盡見此矣孟子已爲宣王力陳而深言之儻能一用不忍之心以加於百姓則夫保民而王之實可與於旦暮也然齊王終於此而已矣豈非必有九五之大人乃能用九二之大人乎余既惜宣王之不能用不忍之心而又知王道之大止在於不忍之心而已其何幸乎

孟子傳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坦修

謄録監生臣梅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孟子傳卷三四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孟子傳卷三

宋　張九成　撰

梁惠王章句下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

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乎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臣請爲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

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養浩然之氣親傳孔子之道其正心誠意誰不尊仰往往非心邪思一見孟子皆悉破散何以知之

齊宣王語莊暴以好樂及孟子問之乃遽然變乎色以是知宣王凡俗之心不敢對孟子而言其對孟子言者皆自端莊中來也至於語莊暴以好樂者謂好世俗之樂也意不欲使孟子聞之及爲孟子所問故其心赧然至變乎色也不敢面欺孟子乃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特好世俗之樂耳其語雖鄙其意則真然先王之樂與世俗之樂豈可交臂而論乎先王之樂咸韶濩武之謂也世俗之樂鄭衛之謂也先

王之樂自天理中來鄭衛之樂自人欲中起今孟子乃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此學者所以敢疑孟子也然而先王之樂莫備於魯四代之樂時出而用之不聞能已弒君之亂弭三家之彊昭公遜定無正作兵甲用田賦民皆憂愁無聊四代之樂果何補哉孟子知樂之作以天理爲主而樂之本以人和爲先天理難見人和易明故孟子之談王道則以衣帛食肉不飢不寒爲言言好勇則

以安天下為言言好色好貨則以與百姓同之為言言好麋鹿魚鼈好今之樂則以與百姓同樂為言其意專欲實效及於民而以人和為本意至於制作變化固又有待而行耳且觀其問宣王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又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余讀至此深歎孟子學力之深而造化之用有陶冶一世埏埴萬生之象其開導誘掖使坦然趨於先王之路因事立功轉邪為正聖道之權孔門之變也其言滔滔軋軋形容物

情使曉然知如此爲是如此爲非非其心深造聖道
及有轉移抑揚之用詎能至此地乎學者讀孟子先
當觀其用然後可以識孟子之心矣夫轉好世俗之
樂使與民同樂聖王之道也且賦役煩重兵革交侵
獨人之父孤人之子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
屍首異處暴骨如山流血成河正當此時而聞王鐘
鼓之聲管籥之音與夫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安得不
舉疾首蹙頞而相告病乎至此極矣乃動英莖之樂

乃設鈞天之奏民何心以聽之哉牆下有桑雞豚有畜百畝有田道路有讓父子相保兄弟相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酒醴牛羊相宴樂正當此時而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與夫車馬之音羽旄之美安得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樂乎至於此時雖動鄭衛之聲起嘽緩之奏民何往而不自得耶然則所謂與民同樂者非謂同聽絲竹之音金石之奏也謂使民父子兄弟室家皆得其樂

之謂也然則所謂樂者其在政乎其在音聲乎政樂則閧世俗之樂亦樂政苦則雖聞先王之樂亦苦矣大儒之道所以能用天下國家者以其通達變化如此也豈俗儒腐儒守章句拘繩墨而不適於世用之謂乎然而孔子之道甚嚴至孟子則似乎太寛矣何以明之放鄭聲者所以告顔子也豈容有今樂猶古樂之説焚咸邱所以書春秋也豈容於好樂之外又進田獵之説以侈其心乎是孔子之道至孟子而一

變矣學孔子之嚴不失為君子學孟子之變豈不容姦而名禍乎嗚呼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固在則之如何耳孟子善用聖人之道者也當戰國時聖王之道一皆掃地人君甘於廣地殺人之說其有舉先王之道以陳之於前則掩耳疾趨若將浼之者夫何故以禍在目前未暇求遠大之路也孟子儻規規然謹守繩約將視當世為禽獸必如荷蕢荷蓧泄柳干木乃可矣故特於當時人欲中開道其路使駸駸入於

先王之道而不自覺如好勇不妨其安天下好色好貨不妨其與百姓同之好麋鹿魚鼈好今之樂不妨其與百姓同樂前挽後推左支右吾其意欲使入先王之道既已入先王之道自將盡變其所好而與聖王同矣此豈淺淺者所能至哉故予以謂善用聖人之道者孟子也明乎此然後可以知孟子而破當世疑孟子之說焉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

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文王之囿乃一國之囿宣王之囿乃一己之囿一國之囿則與一國之民同之一己之囿自適一己之觀

聽耳民何與焉孟子之學深闢爲一已之利而以百姓爲主以百姓爲主即文王之道也夫以一國爲囿故芻蕘者得往雉兔者又得往民方患其囿之不大者以民皆受其賜也以一已爲囿故民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是賤人貴畜民惴惴然惟恐觸其禁之不暇其以爲大者以民憂其害也孟子能用聖王之學故於開陳之間隨機應變宛轉屈曲終引之於正道而後已如宣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使自好之

士慮開人主之欲則謹對曰臣未之聞也至於邪佞之臣乘間伺隙必以文王爲辭以逐人主侈汰之心夫邪佞之臣固可誅絶而自好之士衛之太嚴恐人主自是喜與小人同而不樂與君子語則以君子持之太急也以是而觀然後知惟孟子能用聖王之學爾何以知之夫問文王之囿則對以於傳有之問若是其大則對以民猶以爲小使人主樂聞文王有苑囿之樂與我同又樂聞文王之囿如此之大與我同

然後舉芻蕘雉兎與夫殺麋鹿如殺人之說使之自
擇焉其造化變移幾與乾坤之運六子滄海之轉百
川同功學而不至於能用此腐儒非大儒也然詩云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物皆遂其
性如此今芻蕘者往則使草木不遂其生雉兎者往
則使禽獸不安其所聖王之政果如是乎曰學者之
觀聖王不當泥於一語局於一說當取先王之書貫
穿博取而讀之必合於人情乃已禮曰獺祭魚然後

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罻羅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然則芻蕘者往雉兎者往則又因天時而後入焉此乃聖王之仁政而合於人心通於天意爲萬世常行之道是蓋孟子之遺意予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勾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

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

王之勇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昔孔子之論學不止於立必極於權而後已孟子識之故其論三聖人不止於聖必至於智而後已又推而論射不止於至必至於中而後已惟學而至於權聖而又極於智至而又巧於中則能用聖王之道以陶冶一世埏埴萬生此造化之道神明之用也孟子識孔子之所謂權其出而見齊梁之君荅問之間變

態百出而一歸於正豈非識孔子之所謂權而其志不止於聖必欲極於智不止於至必欲巧於中乎何以言之且梁惠王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乃對曰賢者而後樂此卒引之於文王之地齊宣王問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乃對之曰可卒引之於推恩保四海之地齊宣王又問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耳乃對之曰今樂猶古樂卒引之於與百姓同樂之地宣王又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乃

對之曰於傳有之卒引之於文王與民同之之地至於好色好貨皆不扼其路必引之於公劉太王之地其他不可勝舉大抵無所不可特不當自樂於一已期於與百姓同之而已使人聽之樂聞其言而心敬其說援邪心非意入於大公至正之地今語言之餘尚足以起人樂道之心況當時正心誠意精神作用其移易人也深矣學如孟子其力亦大矣顧當時商鞅孫臏蘇秦張儀之徒皆以危言險語刼持人君而

實中人主之貪心至於稷下先生鄒衍田駢又以荒唐譸張之辯以動揺人心惟孟子之說如底柱之在中流衆星之有北斗風波不動斟酌自然聖主之道天地之用也今宣王問交鄰國有道乎又對之曰有且引湯文王太王勾踐之事以發藥之以大事小則謂之仁謂之樂天以小事大則謂之智謂之畏天以轉齊王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虛驕淩轢之心且其言以謂大國則宜事小國小國則當事大國

使宣王於秦楚趙魏韓燕宋魯皆當事之使皮幣玉帛珠玉犬馬交於四境以講信修睦而吾國則舉聖王故事樹桑種田謹庠序申孝弟老者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不飢不寒無兵革之苦嗚呼交鄰國如此此聖王之心也鄰國既服其德又悅其禮使其非人則已使其齒於人類其誰不聞風而悅願交於下執事而聽命於館人乎然齊王虛驕淩轢之心堆積既久磨洗不去一聞大事小之言徒仰其大度

而自知其病在於好勇不能爲此仁智之事也夫齊王所謂好勇者即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之心也此乃以血氣爲勇非義理之勇也孟子恐齊王錯認此心以爲勇乃斥之曰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想宣王聞此一語心沮䰟動而不知所歸矣乃即引之於正路曰王請大之因引文王武王一怒安天下以爲說夫遏徂莒耻衡行此文武以義理爲勇其心在於安天下而已非虛驕淩轢欲以氣壓天下勢

臨諸侯以取英雄之名也嗚呼始觀孟子之言常若不嚴終攷孟子之意常合於天理順於人情聖王之心周孔之志也以孟子之學歷攷古人如洩冶之諫靈公陳元達之諫劉聰宋璟之諫武后直則直矣聖人之門無如是法也故洩冶雖死節而春秋無襃辭元達儻非劉后上疏宋璟儻非武后晚年事未可知也故士大夫之學必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可也欲致君澤民非學孟子不可學孟子非用聖王之道以

造化抑揚格君心之非於一言之下亦不可顧學如
洩治元達數公吾恐春秋之譏而非孔氏之家法也
余故表而出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
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
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
王者未之有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

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

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名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

梁惠王見孟子於沼上曰賢者亦樂此乎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曰賢者亦有此樂乎余觀二人之心亦知宮室池沼之樂非賢者所當爲也既已身樂乎此不能自改皆慙見孟子而有此言耳孟子何不於其

戆處痛加箴灼而對惠王曰賢者而後樂此對宣王曰有何也蓋當世之君一皆甘心於放逸儻吾不少因其樂處而進之乃正言厲色以絶其萌芽彼既内無所得則將憂愁無聊樂與小人處而不喜見天下賢士矣孟子所以深入其中而攻其爲一已而不䘏天下之病挽而進之使與百姓同樂者此其造化變轉之功也夫與百姓同樂豈不惟其飢寒困苦之是䘏徒與之同宫室池沼之樂哉蓋樂在宫室池沼之

前而與民於宮室池沼中同宣其樂耳否則適所以
生其憂何樂之有夫民之所樂者父子相保兄弟相
扶室家相好鄉閭族黨親戚朋友相往來雞豚黍稷
酒醴牛羊相宴樂此民之樂處也審吾能使植桑種
田謹庠序申孝悌老者少者不飢不寒不負戴於道
路不死亡於兵革則民於前數者之樂得矣樂至於
此則雍熙輯睦郁乎有太平氣象人君亦安得而不
樂乎君民猶父子也勢分隔絶尊卑濶踈令吾因民

心之樂而爲宫室池沼與民婆娑乎其間所以通其情合其好同其風也文王靈臺靈沼之詩民至於子來成至於不日微至於鳥獸魚鼈皆樂其樂則以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而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其樂乃在臺沼之先故因爲臺沼以相慶相會而同幸一時之胥合也明乎此説則孟子對宣王以人不得則非其上與夫爲民上而不與民同樂之非皦然無可

疑者且天生民而立之君固將司牧之豈使厲民以自樂哉故人君本無樂其所以樂者樂民之樂耳人君本無憂其所以憂者憂民之憂耳民之樂處余已粗陳其一二矣至於民之憂處乃獨人之父孤人之子兄弟交哭夫婦生離肝腦塗地屍首異處暴骨成山流血成河否則賦役煩重飢寒侵迫樂歲困苦凶年死亡此民之憂處知民之樂處如此憂處如此吾乃尊賢使能講信修睦使無征戰之苦省刑罰薄稅

斂植桑種田深耕易耨謹庠序申孝悌開倉廩賑之絶使知有生之樂則是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矣我以子視民則民以父待君矣君樂在宮室池沼則民將子來於勿亟不日於經營而樂君之樂矣君憂在外患敵國則民將致命盡忠効死而勿去以憂君之憂矣夫人君無樂而樂以天下人君無憂而憂以天下此聖王之心也故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不知齊王雪宮之樂爲一已乎爲百姓乎聖王固不可遽及

近如齊景公乃能聽晏子之言略施賑卹之政以及民是亦與民同樂之意也宣王將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四夷令反不如景公因游觀而補不足顧雪宮之樂何足道哉孟子前對宣王以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余因以謂孟子博物洽聞高識遠見顧何書不讀何事不知哉其爲此言者所以深絶好利之端而推桓文爲罪首也今觀陳晏子對景公之問宛轉曲折無不記省而

引據切當深中宣王之病顏子之後一人而已晏子

之言不足復解特無非事者趙岐以謂無非事而空

行也竊以爲未然其意以謂天子廵狩諸侯述職所

以無非事者以因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

給也若夫意不在此而徒事游豫勞費供給此非事

也非事謂非法度之事也故魯隱公矢魚于棠而臧

僖伯諫曰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

謂之軌取材以彰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

亂政即此所謂非事也人君所以無亂政者以納民於軌物也巡狩述職所以無非事者以春省耕而秋省斂也此又不可不攷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

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槖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甫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

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

此明堂在泰山下古天子巡狩會東方諸侯而朝於此正在齊地宣王以謂今天子不巡狩無用於此而俗人之見皆與宣王同故有皆謂我毀明堂之問然此先王制作宣王猶未敢遽然毀之也此心亦可嘉矣故有毀諸已乎之問夫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其意以謂自魯文公

以來例不視朔故子貢欲去之然有餼羊則告朔之禮在使後世人君欲尋先王故事以行之者則餼羊之禮其感發人主之心大矣有羊則禮存無羊則禮亡矣推此以論則明堂安可毀乎夫明堂者王者之堂王政所自而出也有明堂則王政存無明堂則王政亡矣使後世人主有欲行王政者明堂制度尚足以感發其萬一也宣王得聞王政之說乃曰王政可得聞歟余讀孟子之對有耕者九一仕者世禄關市

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以至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嗚呼王政之大乃如此其忠厚乎生斯時也其亦何幸哉夫耕者九一則百畝之田得九十畝以遂仰事俯育之心仕者世禄則賢者之後功臣之裔無貧賤飢寒之患關市譏而不征則商賈樂出於道路澤梁無禁則伐木取魚養生送死可以無憾罪人不孥則家族保全無横死之苦發政施仁先鰥寡孤獨則老幼無依者皆以文王爲父母矣夫使爲農

者足於穀爲仕者足於禄爲商賈者安肆於懋遷爲民者無憾於生死有罪者血食不絶爲天下之窮民者困苦有依合一國之間爲農爲士爲商賈爲民以至有罪者鰥寡孤獨者一皆得其所熙熙然如春臺盎盎然如醇釀乃知周家八百年基業造端於此時也余涵泳其意吟哦其風心不忘念口不停誦深仰王政使人如此優裕也嗚呼文王之所以爲文王其在兹乎其在兹乎宣王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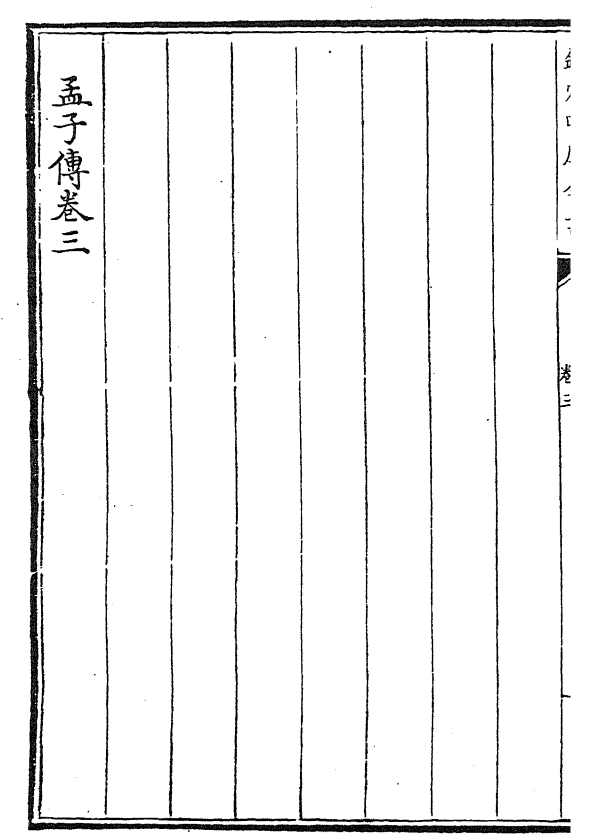
四夷之心其氣味趨尚正在爭鬭虛驕之地一聞此說乃遽然而歎曰善哉言乎余於此又見秉彝之性人誰無之夫宣王正墮蠱惑昏醉中亦知以此言為善孟子可謂能用天下國家矣其言未終乃提其善處而導之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其造化變轉乃有如此之用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夫關市無征澤梁無禁則利在一國不在人主矣宣王正欲富國强兵故自知有好貨之病不能行此王政也孟子乃

又因其樂處挽之使前而以公劉好貨爲對且曰與百姓同之何害於王政其意以謂王欲國富民亦欲富推此富國之心使百姓家給人足無暴斂橫賦之患與文王之政何以異乎王又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夫好貨之病恐不能弛關市之征開澤梁之禁其言與孟子所論相貫矣至於好色於孟子所論王政自不相關其言如此何也余然後知孟子所以眷眷於齊王以其心可喜者類如此切原其意深敬文王

尊王政乃以謂惟正心誠意之君乃可行王政而我有好色之病決不可望文王而行其政其敬文王尊王政如此亦戰國之中所難得也孟子又因其樂處挽之使前且以太王好色爲對而曰與百姓同之於王何害其意以謂王愛妃嬪民亦愛妻子推愛妃嬪之心使百姓室家相樂琴瑟相安婚嫁以時怨曠無有與三王之政何以異乎夫戰國之君利專一已其與民相絶久矣孟子之學以用天下國家爲大故事

事挽王與民同之使情意相通血脈相貫此於卦爲泰於時爲春天地之造神明之功也士大夫不學則已學則當知君民之説然後爲有用之學詠月嘲風錦心繡口此猶婦人女子矜組繡之功論襃飾之巧於時用何濟哉此余所以深戒也然公劉太王之詩本無好貨好色之意而孟子乃遽目公劉爲好貨太王爲好色豈所以爲訓哉夫讀詩書貴在於能用詩書本無此意而爲齊王挽以爲證且其歸要與百姓

同之既足以安齊王之心使於聖王之心不自絶又足以大齊王之志使於百姓之樂無所忘其用詩書乃至於此其與夫講大禮而至於不法明五經而至於附梁冀者豈可同年而語乎彼二子之學死於語下而孟子之學乃見於有為嗚呼顏氏而後一人而已矣



孟子傳卷三